

宋耆舫游記第一集

蒙德卡羅

葉恭綽題

上海图书馆藏书



A541 212 0017 3877B

Dédié à B. W,

éternellement

英絲勃羅克一文，原名慈城消夏雜刊，在  
東方雜誌第十七卷二十號內，書此誌謝。



# 序

民國廿一年十月，余入上海銀行。十二月，編輯海光月刊，親寫游記，以實篇幅。友人以為在游記中，自成一格，慫恿付梓。乃並搜羅十餘年前舊作，彙為一冊，名曰蒙德卡羅。蒙德卡羅為世界第一大賭場，世人雖不重予文，然欲知蒙德卡羅之內容者，或將以一讀此書為快也，是為序。

宋春舫

廿二，四，廿二。

蒙  
德  
卡  
羅

# 目錄

(法)

蒙德卡羅

巴黎 (一)

巴黎 (二)

(意)

威尼斯

(奧)

英絲勃羅克

目錄

石爾子堡

(匈)

蒲達配司脫

(瑞士)

日內瓦 (一)

日內瓦 (二)

(中國)

北平

杭州 (一)

杭州 (二)



## 蒙德卡羅

蒙那哥是世界最小的國家之一，面積祇有三個小村，No-naco, Monte Carlo, 及 Contamine 人口是一萬五千一百八十人（那是一九〇七年的統計，直到現在，也不見得增加。）他是受法國保護的一個君主國。可是世界唯一的大賭場，也就在那個蒙德卡羅村裏。要曉得這個大賭場，是個什麼樣的組織，先要知道 Casino 是個什麼東西。法國有許多著名避暑的地方，如 Evian, Deauville, Biarritz 等等，因為吸引游人，繁榮市面起見，市政府便拿

出一筆款來，建築一所格敍諾。格敍諾是同上海的「大世界」差不多，其中所有的，無非是戲院，電影場，咖啡館，跳舞場各種的玩意兒，不過也有許多不同的地方。第一，格敍諾是由市政府設立的，不是像上海的遊戲場，都是私人創辦，而成爲股份有限公司。第二，格敍諾不是一年開到頭的，避暑地方的格敍諾，到了冬天，偃旗息鼓，關門大吉。第三，格敍諾完全是一個公開賭博場。每所格敍諾裏頭，必定有幾張綠呢賭台。

人家一定要問我，歐洲這樣的文明國家，政府何以肯担任聚賭抽頭的惡名？我以為總比日暮途窮，專靠借債過日子的政

府好一點。

蒙德卡羅是一個冬季避寒的地方，所以也有一所格敘諾，既然有了格敘諾，自然就有賭台，但何以稱他爲世界唯一的大賭場呢？內中有兩個緣故。

第一，蒙德卡羅的格敘諾，和其他格敘諾不同，是終年不閉門的。冬天是不用說了，偌大一個歐洲，除了這法國南方沿海一帶，以及意大利以外，差不多終日都在大霧裏過日子。所以歐洲各國有錢的人一定要到蒙德卡羅去住幾天，領略些碧堤 Côte d'Azur 的風景，春物駘蕩，有女如雲，雖南面不易，那得不叫人趨

之若驚呢？可是到了夏天，因為經濟上有特殊的關係，祇得仍舊讓一羣賭鬼去「呼盧喝雉」了。

第二，就是我剛纔所說的經濟上特殊關係。法國的格敘諾，是由市政府出資建築的，再由一個資本家或多數資本家組織公司，向市政府轉租下來去經營，每年當然要另外孝敬市政當局幾個錢，不在話下。可是蒙德卡羅的格敘諾，却被一個公司向國王直接租去，合同上訂明每年報効若干。報効不打緊，可是蒙那哥的國王，當時以為奇貨可居，報効條件，非常嚴酷，共分兩項：一是租款，一是特別的報効，每十年須增加一次；交換條件，就是

在一九四一年以前，蒙那哥國王，不得將此格敘諾另租給他人。這個條約的結果，就是蒙那哥政府每年預算表內，祇有一項單獨的進款，就是賭稅。蒙那哥的人民，却受他的恩惠不少，各種直接間接的稅，一概豁免，變成了一種「不耕而食，不織而衣」的公民。

但是蒙那哥的國民，雖然得了這許多利益，却有一樁極不满意的交換條件，就是「凡屬蒙那哥版圖的人民，不許進蒙德卡羅的格敘諾去賭博。」

第三，別處的格敘諾，是同上海的遊戲場差不多，專靠門票

及場內各種遊戲收入爲大宗進款。蒙德卡羅的格敘諾是不賣門票的，裏面的電影及劇場，不過是「虛有其表」的附屬品，祇有賭場裏面的幾張綠呢桌子，是他們唯一無二的收入工具。

除了未成年的孩子，以及蒙那哥的國民，全世界的人，不論國籍，不論種類，都可以到蒙德卡羅去賭，但是也須經過一番小小的手續，例如一進格敘諾的門，就得去領一張入場券。這張券，我剛才說過，是不要化錢，可是，你得將你自己的年齡和籍貫，填在一張印就的卡片上，然後讓他們去驗查你的護照，抄錄備案，方才給你這張入場券，券上還得簽上你自己的名字。

蒙德卡羅的賭場，共有兩處。第一處是憑券入場，內中約有十幾張的長方綠呢桌子。每張桌上，除了賭客以外，有四五個人坐莊。賭具呢——就是最著名的輪盤 *Roulette*，同上海盛行的一樣，共三十七門，分紅黑兩種。下注方法，盡人皆知，不必贅述。

第二是 *Baccara*。到那裏去賭，必須另買門票。我記得十年前每張是六十法郎。裏面賭台上，是整千上萬的，一張一千法郎的紙幣，如同便紙一般，黃金糞土，窮措大見之，焉得不垂涎三尺呢。

.....

在上海到過輪盤賭窟的人，都知道樂此不疲的，是那一類

人物，僉夫販卒，巨紳顯宦，名媛舞星，林林總總，極人類之大觀。但是蒙德卡羅的賭場，既是公開的，世界性的，珠光寶氣，車水馬龍，當然是比眾不同，更為熱鬧。

但蒙德卡羅的格敘諾裏面，有一類人，是在上海以及其他賭場內不容易找到的，不但不容易找到，簡直可以說是沒有。是那一類人呢？簡單說便是「學者。」有人聽了便說：「那未必盡然好賭，人之天性，學者也是人，難道就不喜歡賭博麼？況且賭場上，向來沒有禁止學者入內的規則，所以場內，有的是名流學者。我的親戚王君，便是某某大學的教授，他沒有一天不上賭場，結



果，債台高築，自殺已不止一次了。」

實際上我並不說別的賭場，沒有學者——如大學教授，天數專家一類人——的足跡，但在別的賭場內，他們是去賭的，在蒙德卡羅，他們是去研究學問的。因為班樂衛先生那一班專家，始終認定 *Calcul des probabilités*，定有一種顛撲不破的公式，如果有人發明，不但一生吃着不盡，普天下的輪盤賭窟，都可取消了。

我第一次進蒙德卡羅的賭場，便見一位鬚髮斑白的老者，穿了「晨禮」服 (*Morning coat*)，手裏一枝鉛筆，一本帳簿，嘴裏

不住的嘖哩咕嚕，身體站在坐莊的傍邊，目不轉睛，向盤中凝視，每次號碼開出，便趕快地記下來……那天晚上我又去，他也在那裏，手裏那本帳簿，比下午所看見的，更厚了一些。接連五天，風雨無阻，他繼續抄他的號碼。後來有人告訴我，這是著名天數專家普恩加賚教授！

談起普恩加賚，我便聯想到裘而羅曼的劇本了。劇本的主人翁，伊夫先生 Yves Le Trouhadec也是一位著名學者，巴黎法蘭西學院地理教授。他雖年逾耳順，却愛上了一位年輕貌美的女伶羅浪女士。所以隱姓匿名，不遠千里而來，在蒙德卡羅公園中，

經一位巴黎的友人介紹，便和那位女伶認識，漸漸的由認識而變爲膩友，那老先生當然是得其所哉，樂而忘返。可是有一件，蒙德卡羅生活之高，確非法蘭西學院地理教授所夢想得到。他們兩人鷄鶻鶻，這兩三日來——汽車，舞場，香檳酒——把他老先生從巴黎帶來的幾千佛郎，揮霍殆盡。但是羅浪女士剛從一家首飾店門口走過，那玻璃窗內，陳列着一只貓眼石鑲的古金手鐲，價錢可真不貴，祇要六千佛郎，如果你是伊夫先生，既蒙美人如此垂青，這一點小小報効，你究竟拿出來還是不拿出來呢？但伊夫先生既已囊空如洗，在蒙德卡羅地方，不但勢利薰天，而

且舉目無親，那末除了孤注一擲以外，更有何法來解決這個問題呢？

所以那位伊夫先生，便一溜煙跑進賭場去了。他的賭運如何，以及如何賭法，且聽那老婦人和一位女人，即脫夫人的談話。

（以下是節譯裘氏劇本）

.....

老婦（與脫夫人並坐）咳，我坐在這櫈上，已二十年了。夫人，你是不是覺得我有些舉止失常麼？你剛纔沒有在那裏麼？

脫夫人 那裏？

老婦 在賭場裏。夫人，我却沒有看見你。他真是曠世奇才。我生平看見人家贏錢，不知已經多少次了，但從沒有見過那種樣子。他起初下注，也和我差不多，每次也祇五佛郎，後來也有十佛郎一次的。（手指自己的額，）但他那裏頭所有的東西，一定是神妙不可思議的，而且他的賭法，也和我相差不遠。

脫 ？ ？

老婦 那位老者飄飄欲仙的態度，我現在還記着。咳，輪盤賭，我也研究了二十年了。但我至多的一次，也祇贏了三百二十個佛郎，那是在一九一二年二月廿八日那一天，當時恐怕還

因為那年是建閨的關係罷。即使今天晚上，我辭人世而長逝，無論如何，在我未死之先，我倒底看見了一位天才，那我也可瞑目了，他的額角何等豐滿，他的眼光，何等銳利。有一次，我想碰一碰他的臂灣，借此可以交好運。……

脫 但我始終不明白你說些什麼。

老婦 就是那位老者。但很容易認識他的。他的目光……他的身體如天神一般，不同凡響。

脫 但你始終……

老婦 可惜當時我沒有剪刀，不然，我可以偷偷地從他衣

服上剪下一粒鈕扣來……

脫 那位老者到底做了些什麼事呢？

老婦 做了些什麼事？他在一個鐘頭以內，足足的贏了十

萬個佛郎……

老者不用說，是法蘭西學院地理教授伊夫先生了。俗語說得好，「賭神菩薩收徒弟。」且看他以後，還有何種奇遇？

裘四齡 且慢，先生，讓我先來介紹自己。我叫裘四齡，當過

陸軍上校，寫過幾本書，如「輪盤賭必贏法」「輪盤賭二十課」「單數與雙數」「我之祕訣」等等。「我之祕訣」一書，用玻璃紙包着。著者裘四齡，因大贏以後，為賭場驅逐出外者，價目每本五十佛郎。

伊夫先生 謝謝，我並不需要那一類的書籍。

裘 當然，我也知道你不需要那一類的書籍，讓我們直接談判罷，我有很好的計畫在這裏。

伊 但我却很忙。

裘 我也很忙。我剛纔看見你在那裏賭，真是今古奇觀。連



我對於賭博的觀念都改變了。至于我的著作，你究竟讀過沒有？真的沒有那更好了，因為裏面說的都是騙人的話。我自己從來不信我所寫的東西，但現在我的觀念却完全改變了，（指伊額）這裏頭有的是天才，可以勝過亞其梅（點石成金者），拿破侖，巴斯德……

伊 不敢。

裘 我想和你磋商的条件是：我要買你的賭訣，現在先付十萬佛郎，以後每年五萬，我們快到咖啡館裏簽字去。

伊 但我並沒有什麼祕訣呀！

我問你。你的賭訣，是幾時發明的？

我一點兒賭訣也沒有，我隨隨便便的下注。

「隨隨便便，」真說得好聽，那末世界呢，也是隨隨便便造成的麼？日月星辰呢？人類呢？野獸呢？都是隨隨便便的麼？上帝，我現在對你下跪了。（脫帽）至尊，叩首，叩首，三叩首。

伊 老實說沒有。

對了！你不願意出賣麼？這類祕訣，當然不是十萬百萬和千萬佛郎可以買得到的。那末第二個條件，我們同到律師那裏去，把你的祕訣寫好了，封起來，等你死了，纔啓封。今天我先付

一萬法郎，以後你活著一年，每年我給五千佛郎。

伊 抱歉得很，但……

裘 這條件你也不願接受麼？那末第三條件，讓我來借用大名去印一本書。請教尊姓大名。

伊 我叫伊（忽又縮住）我呀！我是盤四梅四。

裘 梅四博士教授？還是工程師？一點兒官銜也沒有麼？  
怪？那倒可惜得很！如果沒有官銜，代價祇有五千佛郎，否則略略貴些，說不定七千八千。以後每出版一次……

伊 讓我來考慮一下，再見罷。

.....  
以下是賭場老闆和伊大教授的談話。

.....  
老 闊 這位是伊夫先生麼？巴黎學院會員，法蘭西學院教授，是不是？

伊 .....  
.....

老 闊 （遞給伊一封信）有人叫我送信給你。內有佛郎五百枚，是你剛纔在賭檯上忘記拿的。

伊 我真忘了，多謝！

老闆 我想冒昧和你說幾句話。

伊 但你如何知道我的名字？

老闆 如果外人到此，我們連他們的真姓名也不知道，那末蒙那哥地方檢直是危險萬分了！況且像你這般有名人物，如果我們不能知道，那蒙那哥檢直是一個野蠻國家了。（鞠躬）

伊 （答禮）

老闆 這是你第一次來賭麼？

伊 ……

老闆 無論如何，你的賭法很聰明，賭的時候，一些兒也不

注意到方法，完全靠運氣，依我的經驗，這是最妙的賭法。

伊 ……

老闆 但是人也不可太依賴了命運……我還可以問你一句話麼？是不是你還要想賭？

伊 我尚沒有決定。

老闆 那當然是你的自由，但我勸你不必再賭，如果再賭，你一定要把你剛纔所贏的一齊輸完。

伊 但是……

老闆 因為你如果輸了，那末你剛纔賭贏以後，精神上所

得的愉快，豈不要完全失去了麼？

伊  
……

老闆 所以我現在還有一個小小的要求，如果此間有人說起你對於輪盤賭，發明了一種祕訣，請你千萬不要否認，那我們便感激萬分了。這也是爲人類的幸福起見，如果人類沒有信仰，世界末日就在眼前。

伊  
……

老闆 還有一件，我却有些……：我不好意思再說，如果你不想再賭，我想放出謠言去，因爲你贏得太多了，和格敘諾血本

有關，所以被賭場驅逐出來。你不反對麼？如果這件事在報上登了出來，請你也不必寫信去更正。

伊  
……

老闆 末了，我向你表示我們的謝忱。如有用我之處，萬死不辭。

伊 如果現在有第三者在傍，聽了我們一番談話以後，一定以為你不許我再進賭場了。

老闆 是的，但是此中緣因，我剛纔已經說過了。

伊 但我以為你對於我的賭法，也有些放心不下罷。



老闆？

伊 並且以爲我仍有繼續再贏十萬佛郎之可能，將來你的格敍諾，終有關門大吉的一天。

老闆 那倒很有意思。

伊？

老闆 讓第三者這樣去推測，豈不很有意思？

伊 那末你以爲我如果再賭，決不能再有贏十萬佛郎的機會麼？

老闆 這一類事——但決不會實現的。

伊 你說這句話，好像很有把握似的。

老闆 依我地位立論，並沒有什麼希奇。

伊 但是你以為科學方法……

老闆 我並不是學者，但我對於這輪盤賭，却很有些研究。

伊 你的自信力恐怕靠不住罷！科學萬能，你知道麼？

老闆 你不必來嚇我，況且我看你的賭法……

伊 我的賭法如何？

老闆 無論如何，你不像會有祕訣的。

伊 你常同學者及科學家在一起麼？

老闆不。

伊 那末也許你錯了，亞許梅洗澡的時候，浴室的侍者，一定沒有覺到他已經尋到了點石成金的祕密。不必多談，再見罷！

.....

伊先生第二次入賭場。可是大學教授的自信力，究敵不過賭場老闆的經驗，結果，伊先生把剛纔贏來的十萬佛郎，一齊吐了出來，所以直到現在，蒙德卡羅賭場的大門，依舊還是開著。

一九三三，三，十五。

蒙  
德  
卡  
羅

二  
八

## 巴黎 (一)

一九一二年的春天，從馬賽開往巴黎的P. L. M.特快二等車內，坐著一位愁眉不展，一望而知不是中國人，便是日本人的裙屐少年——豈敢——這少年便是我！

二十一年前，二十一條尚未簽訂，中國人對於日本人的感情，當然沒有像現在那般惡劣，但是我在歐洲讀書的時候，心靈上最感覺到痛苦的，便是被人家誤認作日本人。

但是！即使你滿身都是嘴，也分辯不過來。歐洲各國的人，對

於東亞人種學，根本就沒有研究清楚。他們空空洞洞的腦筋裏，除了中國人和日本人以外，亞洲簡直沒有第三國的人。安南人麼，那祇能算是法國人。高麗人麼，「是那裏來的？天上掉下來的麼？」最高的限度，是聽見人家提起過高麗參和高麗蘋果。

他們還有一種牢不可破的見解，凡是皮膚黃黃的，顴骨高的，穿了西裝，一定是日本人。中國人一定是拖著辮子，沒有辮子的，便是日本人。這種邏輯，何等透澈，亞里士多德復生，亦當自歎勿如！

聽了有時也許你不服氣。那末他們再說，誰教老天生成你

們這副樣子？好似可可糖和朱古力糖一般，叫人家如何分別出來！

.....

巴黎是世界第一都會。幼時聽人家說起巴黎繁華的景況，沒有不眉飛色舞的。這一次我竟能親身到巴黎來，觀光上國，這是何等可喜的事呀！但是當日那車中的我，何以要愁眉不展呢？

我赴歐以前，因為要習法語，便託人介紹一位蘭許爾先生來當老師。

這位蘭先生確是無產階級中人。他是上海法租界捕房的

一個巡捕，但是我們千萬不可小覷了他。他雖然因職務關係，終日躑躅街頭，但却富於幽綿的情感，而有時能充分地表現出來。記得我當初離開了中國，約有兩個月之久，他忽然寫了一封很長的信，那時我家住在上海梅白格路，內中附了我家京兆里大門的照片，以及我愚園路別墅的圍籬。他說：「人生最感到痛苦的是寂寞，最容易得到安慰的，是故鄉的一鱗片爪。」這是多麼細膩呀！

又有一次，那是歐戰開始，德國實行潛水艇封鎖各處海港的政策，我便四處向朋友寫信，討救兵，無非借幾個錢，以備不時



之需而已。結果，祇有他給我的一封信裏頭，附了一張支票！他寫的是：

「我因為受着命運的支配，這一年來，度着飄泊的生涯。（我後來回到上海調查，纔知道他因庇護一暗娼，被捕房除名——法國人是天生好色的——便到西貢一帶去當船主，以後却不知下落了。）不久便要身入戎行，為國努力，想區區此數，留着也無甚用處，不如送給你，做一個紀念罷。」

可是這位蘭先生有一個大毛病。他是法國南方人，法國南方人，天生愛說大話，讀過都奈氏著的那本泰拉司孔的泰太霖

先生傳記的人都知道的。書中講的是一位生平沒有出過里門一步的人，却自朝至暮，滔滔不絕地，說他在南非洲如何與毒蟲猛獸，性命相搏的事蹟。但是法國南方人說大話，是善意的，並非要欺騙你，祇要你不相信便了！

蘭先生究竟到過巴黎沒有，現在我却不敢說了。但是我那時候，簡單的腦筋中，以為是法國人便應該到過巴黎，沒有到過巴黎，便不能算是法國人，所以便問他巴黎的情形。

要曉得二十年前的上海，都會的種種罪惡，都在萌芽時代，殺人越貨的案件，究屬很少，像近幾年綁匪的案子，當時不特聞

所未聞，抑且做夢也想不到……不要說別的，單說是手槍，民國四五年前，除了政治上暗殺的案件以外，我敢說就沒有人用過，亦許沒有人會用。但是蘭先生有一天，向我說：

「咳！談起巴黎的罪惡，真可使風雲變色。譬如吾們好好的坐在一家咖啡館中，看畫報，吸淡巴菘，忽而聽得街上拍拍的幾響，一個人血肉模糊，在通衢上躺了下來……這類案子，說不定一天有三四起呢？」

你想……照他的話，巴黎可怕不可怕？

這便是我當時未到巴黎以前，在車中愁眉不展的原因。巴

黎如此的可怕！而我又是初次到此，法語操得極不自然，身入重圍，荆天棘地，如何是好？幸虧當時我還沒有看過亞森路賓，否則恐怕性命也急得沒有了，這真是不幸中的大幸呀！

一九三三，二，十五。

## 巴黎 (二)

三四十年前，如果有人到了上海，而不到四馬路青蓮閣一帶去逛一次，那不但自己對不起自己，並且是對不起上海。到過巴黎，晚上沒有到蒙馬德跳舞場裏面去一擴眼界，那個人，真是天字第一號的冤桶！

誰都說，巴黎淫風，甲於天下，實際上，巴黎却並沒有什麼了不得之處，不過代人受過罷了。一切罪惡，都應該推在蒙馬德身上。

蒙馬德有的是悠久的歷史，他的始祖，便是聖但尼 *St. Denis*，棄市以後，他自己捨起了在地下亂滾的頭顱，一口氣跑了四里多路，爬回他本人的墳墓裏去，免去了身首異處之慘……

去年臘月，友人送我一張鄭州新出土的魏碑。書法不用說是斌媚絕倫，而文字之突梯滑稽，真令人愛不釋手：

「尼俗姓元氏，洛陽人也。少處宮禁，長入寺宇，儀容婉妘，肌理瑩潔，自頂至踵，不有玷贅；房闌妙緒，千態百端，左張右搏，俯颺仰承，骨肉勻合，無少漏隙，牀幃精麗，旃檀馥郁，四方瞻禮，歡喜踊躍。尼猛勇精嫻，廣救法侶，不意嬰疾，遽爾萎謝。正

光三年八月一日，卒于寺，越十日，葬於芒山之原。法師慧密，痛芳容之遽遠，懼山谷之終遷，爲銘玄石，以期不朽。其辭曰：發大善願，成大善行，三界幻化，五欲紛乘，宿世有緣，智者始應，依此慧業，度盡衆生，元神既竭，遂以戕身，容顏已渺，涕泗空淪，伐石銘記，永慰幽冥。」

這張北魏瑤光寺尼慈雲墓誌銘的出處，當然根據「洛陽伽藍記中」洛陽男兒急作髻，瑤光寺尼奪作塔」而來，牽強附會，文人慣技。但這一類的艷聞軼事，在歐洲宗教史上，正是書不勝書，馬克鐵溫 Mark Twain 很滑稽的說道：

「山頂道士廟，山坡尼姑菴，中間必有一個育嬰堂。」

蒙馬德的歷史，當然也不便向隅。十六世紀的時候，亨利第四帶兵圍住巴黎。他的軍隊，便駐紮在蒙馬德尼院裏，僧俗雜居，穢德彰聞，看了那時文人關於此事的紀載，天方夜譚，不能專美於前了。

蒙馬德既有這樣的艷史，流傳下來，同時在聖但尼山上，又發現了石膏鑛，於是工人，流氓，失業者，都爭先恐後，趨之若鶩。蒙馬德的市面，便立刻熱鬧起來。可是山上却一滴水也沒有，於是不得不借重風磨來取水，至今鑛雖開成，風磨却依舊存在。當初



「紅磨」舞場 Moulin rouge，便以此為商標，門外豎有數丈高的風磨一架。

蒙馬德本為獨立自治區域，但不久即淪為盜藪。巴黎警察署須時刻派人去查緝，不得已將他劃歸巴黎管轄。但至今仍有少數市民，不願受巴黎市政府和警廳的束縛，釀成了蒙馬德獨立市的運動。以下便是他們的宣言：

- (一) 蒙馬德區內，禁止飲水。自來水龍頭，須放酒而不許放水。酒的顏色，或紅或白或玫瑰色，由當地市民投票取決之。
- (二) 賦稅一律廢除。

(三) 祇有葡萄，可以陳列在窗口的花盆中，其餘處罰。

(四) 如果法國宣戰，蒙馬德求和。

(五) 非老式房子，不准蓋起來。

(六) 草蓆，小孩，婦人，地毯，老者，在午後三時以前，不准拍打。

(七) 區內日曆如下：每星期共十天，其中四天，每天工作，至多為一小時。每月四十日，每年祇九個月。十二，正，二，三個月，永遠取銷，那末冬季也可廢除，因為藝術家，無錢生火過冬。

(八) 跳舞場擁護到底。

歐洲——尤其是巴黎——的跳舞場，和我們在上海所習

見的，完全不同。上海的跳舞場，大半是美國化的，形式上和名稱上，倒也無甚差別。例如上海有一家黑貓跳舞場，（這是根據泊氏 Poe 的一段故事而來。）巴黎當時最著名的舞場，也喚做黑貓，可是黑貓舞場內的侍者，都穿了巴黎法國學院會員的制服，斯文掃地，莫此為甚。而且舞場裏面，還有一種定期刊物，也名黑貓，直到一千九百年，因經費不足，纔停刊的，繼黑貓而起者，為瘋牛雜誌。舞場雖是一件俗不可耐的東西，但到了巴黎人的手裏，便有些「文縐綉」的氣息。

上海的舞場，和巴黎不同的地方，第一，是收入方面。上海舞

場的收，以舞票爲大宗。茶，咖啡，皮酒，以及香檳，是附屬品。巴黎却不然，舞場唯一的收，便是香檳。普通香檳，在巴黎每瓶是二十至二十五個佛郎，但到了舞場裏，便一躍而爲一百二十五個佛郎，價格相差，既如此之遠，而貨品有時却也許更劣。但舞場裏的香檳，剛開瓶的時候，却和冰雪一般的冷。據老於此道者說，香檳的溫度，到了零點以下，即專家也不能辨其好歹了。所以巴黎舞場的舞女，決不向你索舞票，却要求你開香檳，在你，以爲開了香檳以後，她便可向舞場方面索取回扣，實則非也，此是第二不同之點。因爲巴黎舞女，十有八九，是執有賣淫執照的公娼，上海，

紐約等處，却不盡然。（記得十五年前，吾到紐約一家舞場去跳舞，那時候的上海，連舞場的影子都沒有。每跳一回舞，舞伴便索舞票，我覺得美國人真是俗得不可救藥。但據我當時的調查，紐約大多數舞女，却以舞票為正當收入。）所以巴黎舞場，都備有密室，Cabinet Particulier 完全是為舞女着想而設的，然而巴黎的舞場，正因此舉，而為雅俗所共賞。第三，巴黎的舞場，是和藥房差不多。祇要你懂得他們的隱語。無論那一種麻醉劑，在裏面都可以買得到。第四不同之點，是「吉角六」(Gigolo 的譯音) 巴黎舞場的特產品，鼎鼎大名的「舞男」便是。紐約等處，也有舞男，但

都自稱爲跳舞教員，藝術家之流亞也。巴黎的舞男，却和舞女沒有絲毫區別，一樣的領了執照。其中有的是大學生，世家子弟，袴紳少年等等，職業之微賤，與吾國清代相公，同爲一邱之貉，不過巴黎的舞男是專供中年婦女的玩弄罷了。這也是世界女權發達的一種表現。女子中年以後，徐娘老去，問鼎無人。吾們男子，到了那時期，既然仍可恃金錢的勢力，博得婦女的歡心，滿足性欲上的需要，那末女子何苦偏要向隅，放棄自己的權利呢。前幾個月，有人投函字林報說：「上海生活，婦女方面，枯寂極了，舞場中何以不添僱舞男？」此項提議，如果實行，將來上海男子，又可

多一種職業了！

到過上海小總會 Little Club的人，便知道舞場裏面有的，不僅是舞女和音樂隊，還有 Vaudeville 一類的餘興，這種玩意兒，在巴黎頗有號召觀衆的能力。以下有趣味的一段記載，見惠爾遜氏 R. F. Wilson 所著的巴黎游記中：

一個美國大學生和他的父母到了巴黎，晚來想上蒙馬德去玩。他的父母，雖然不贊成，終於允許了他，讓他和他們向來所信任的嚮導一同前去。先到別處轉了一下，再到那山上一家著名的跳舞場，叫死鼠的，找了一個座位坐下，開了一瓶香檳——

這是蒙馬德舞場牢不可破的規矩——去看人家跳舞。

舞客中使他們特別注意的，是——一個很美的少年，一望而知爲英國人，和一個法國女子。穿一身向 Rue de la Paix 定製的服裝，看起來一定是舞場中所雇的舞女。這一對跳得真好。那女子呢，一頭說，一頭笑，儘管望著她頰而長的舞伴。他呢，偶然也對她笑一下子，但是多少帶著一點貴族的色彩，似乎到了蒙馬德來，便不得不如此的樣子。跳了一次，他便溜開，回到他自己的座位上坐下，可巧他的座位，正在那美國大學生和他的嚮導旁邊。



那個英國人在那裏呆呆地出神，手裏拿著香檳，一口一口的往下嚥。那個女子，現在又同別人跳舞了，可是走過那英國人座位的時候，總是回眸一笑，那英國人，却完全不睬她。於是她換了方法，從她的羅衫上，把那朵玫瑰花，摘了下來，拋在那英國人面上。他呢，似乎半天裏落了一朵花下來，不算什麼一回事，隨手拾起，拿在手裏，玩了一回，任他落在紫色的地氈上。

在這時候，那個女子又轉過來了。她見他如此這般的辜負她的美意，便蛾眉倒豎，皓腕輕舒，一轉身，拋了她的舞伴，立在那英國人的面前，手指直指到他的眼梢旁邊。酒瓶和玻璃杯，一齊

都滾在地下。其他的舞女，便放聲大叫，音樂隊忽然地停止了。門口站著那個穿制服的侍者趕來盤問根由。那個年輕的英國貴族，雖然覺得有些討厭，却不慌不忙，灣著臂，抱住了女子，把她輕輕的放在一張椅上，一面摸出一疊鈔票，付清了帳，拿起帽子，挾了大氅，長揚而去。

第二天在旅館中，那位美國大學生，逢人便講這一段故事，對於蒙馬德，他是崇拜到萬分。傑大歐洲，比不上蒙馬德，那末我們爲什麼還要到那沉悶的博物院裏去，而不去看那赤裸裸人類生活的表現，熱烈而又誠摯？旅行的時候，不去尋求出於小說

書本以外的浪漫生活，那別的還有什麼價值呢？

他滔滔不絕地說，却把他白髮父母的心絃打動了。或許旅行家也應該到那些著名罪惡之區去玩一下。於是一天晚上，全家決定都去觀光。那個美國大學生，便自告奮勇，來做嚮導。他們先到各處轉了一下，再到死鼠。他一定還能指出那天晚上英國人所坐的那個桌子！

可是一走進去，他們都吃了一驚，那個貴族式的英國少年，還坐在那張桌子面前，手裏拿了一朵玫瑰花。一個穿紫色衣裙的女子，把身子掠了過來，幾乎跌倒在椅中。他擲下鈔票，拿起衣

帽，那個穿英國紳士服裝的戲子，依舊長揚而去。

這便是蒙馬德的 Vaudeville！這便是蒙馬德！

一九三三，三，十六。

## 威尼斯

世人往往以蘇州來比威尼斯，這未免太不倫不類了。蘇州那裏比得上威尼斯，除了松子糖，玫瑰瓜子以外，蘇州對於人類，是絲毫沒有貢獻！

聽了吾這句話，人家一定不服氣，說「你們留學生醉心歐化。」却不曉得我是反對蘇州，並不是崇拜威尼斯，你看小小的一個無錫城，不到十年，便發達到這樣地步，居然有人稱他為中國之壁支盤葛，偌大一個蘇州，現在倒反烟消火滅起來。

我這一次上歐洲去，是在威尼斯上岸。威尼斯是哀得利亞海中 Adriatic Sea 第二個大口岸。未到威尼斯以前，我們的船曾經在勃令地齊 Brindisi 停泊了四五個小時。

在勃令地齊，沒有什麼可記的事情，不過我的朋友，僱了一輛馬車，到電局裏去發電，來回不到五分鐘，馬夫便向他索十個里耳的代價。是不是馬夫想敲外人的竹槓呢？還是歐洲生活程度突然增高的緣故？

有一個人要上船來，水巡攔住，他便同水巡打起架來，打了一個落花流水，旁邊許多人，祇顧看，看到高興時候，喝一聲 Brava !

是不是政府不能維持威信，所以人民目無法紀呢？還是人民受了政府的壓迫，便時時刻刻想起來反抗？

我以為爲世界上最平民化的城市，要推威尼斯了。因爲在威尼斯城中，無論男女老幼，貧富貴賤，祇可步行，不許坐車，就是意大利的國王，羅馬教皇，飛雅脫汽車廠的主人翁，到此也得一步一步，規規矩矩的走路。凡是汽車，馬車，卡車，人力車，一概禁止通行，不禁止的，祇有狗車一種！

除了幾條窄小的街道，以及聖馬克教堂門前的曠地，成羣的鴿子，終年不斷的，在那裏飛來飛去。威尼斯全城是一年到頭，

浸在水裏，城的內外，棋盤似的，布滿了人造的市河。唯一交通的利器，就是全世界著名的「貢德拉」Gondola小艇，而且不但在城中，沿海一帶，來來往往，也是這種小艇，裝貨載客，都由他們一手包辦。

貢德拉的舟子，天生的一副好喉嚨，意大利本是歐洲歌劇發祥之地。月明星稀，烏鵲南飛，他便引吭高歌起來，唱一段 *“La femme e mobile”*

意大利現在是一個賄賂公行的國家，維尼斯海關上，檢查行李的時候，我們偷偷的送了那檢查員五個里耳，他就貼了一



張「驗訖」的字條兒，一聲不響的走了。我乘火車赴密蘭，按照意大利國有鐵道定章，旅客隨身不准攜帶行李，可巧那一次的行李很多。正在躊躇不決，旅館裏的人，忽然附耳向我說道：「不要緊，祇要給門口那查票的五個里耳，無論多少行李，他會放你過去的。」我聽了祇得「依法泡製」。果然……但這五個里耳，雖然暗地裏省了我許多錢，良心上却很自己責備自己，並且有些不服氣。難道大戰以後，歐洲果這樣的腐敗麼？上了火車，同一個意國人，談起這件事，他反埋怨我少見多怪！

到了密蘭，下榻車站對面的鐵路飯店。有一天晚上，忽然人

聲鼎沸，不斷的喝彩聲和拍掌聲送進耳鼓裏來。意國近來政局不穩，人心動搖，我當時以為又出了什麼岔子，可是打聽之下，纔知道第四次南來的特別快車，居然按時開到。在最近五六個月中，特別快車是沒有一次不誤點的，這一次居然分秒不差，當然應該熱烈地歡迎他一下！——在我國還得放幾響鞭炮呢！——當時人家的議論，「意國火車誤點是常事，不誤點是例外！」原來如此，領教！領教！

這還不算什麼，德國鐵路管理之嚴密，在歐洲是數一數二的。職員之廉潔自好，也是家喻戶曉的。可是一九二一年的春天，

我從密興到弗朗克堡，坐的是頭等車位，因為困乏極了，便想獨佔一間包房，以便酣睡通宵。我將我的意思，向旅館裏送我上車的人說了。他說：「這很容易，祇要給查票員十個馬克，包可辦到。」查票的人來了，他十分客氣的，接受了我的十個馬克，在包房上寫了 Besetzt 一個字，連連鞠躬，向我道晚安而去。

到此我纔信管子說的「倉廩實則知禮節，衣食足則知榮辱」兩句話。

一九二〇，九，十。

威  
尼  
斯

六〇

## 英絲勃羅克

我這段游記，原名愁城消夏錄。我自己是一天到晚，游山玩水，那裏還有功夫，想到愁字上去，但我有時同此間居民談天，就不知不覺的替他們發愁。

天下的人，最可怕的是把「希望」兩字，完全失掉。德國大文豪希泐氏 Schiller說得好：

“Noch im Grabe, gibt er nicht die Hoffnung auf”

這一行詩的大意，是「人已經葬在坟墓裏面，還眼巴巴的希望

活轉來。」中國這十年來，雖無日不在軍閥淫威之下過日子，但我們小百姓，却沒有一天，沒有一人，不在那裏，希望內戰停止，以便政治可以走到軌道上去。可是現在的奧國，不論男女老幼，都顯出垂頭喪氣的樣子，以為國事到了如此地步，他們還有什麼希望？

英絲勃羅克 Innsbruck，是鐵洛耳 Tyrol 山中最大的城，大戰以前，是歐洲一個最著名的避暑地方。因為交通便利，所以人來客往，熱鬧非常，而工商業因此也特別發達。城的中心，有一條河，名為英河 Innuss。城的四圍，崇山峻嶺，到了冬天，却變成了天然

溜冰場。

既有這樣好的天然環境，城中居民，又是十分勤儉耐苦，他們把英絲勃羅克布置得同仙宮一般。八年前，我曾經來過一次，那時燈紅酒綠，暮管朝絃，現在却成了「崔護重來，桃花人面」了。大多數商店，閉門歇業，旅館還有幾家，但是不要說人，恐怕連鬼也沒有上門。路上行人，都是靜悄悄的，皺了眉，低着頭，彷彿像家中新近死了人一樣。

摩托車是完全絕跡了。

到了黃昏時候，有三兩家影戲院，在那裏，萬分無聊似的，換

上幾張十年前七拚八湊的老片子。我在英絲勃羅克住了三天，實在有些不耐煩了。第四天早起，心中一個焦燥，便跑到司退那黑Steinach去了。

英司勃羅克以前的熱鬧，以及他工商業的發達，完全是由外來遊客的提倡。可是現在奧國，因為糧食缺少，自顧尚且不暇，那裏還有東西來供給遊人？所以現在外國人，要到英司勃羅克來遊歷，是一件極不容易的事。吾呢，因為吾的護照，是一張「外交護照」，又在羅馬使館簽了字，所以奧國政府，沒有法來阻擋，祇好讓我來享數日的清閒。



外國人既然不來避暑，本地居民，大宗的進款，就此一筆勾消。天下無論何種事業，沒有金錢來接濟，那裏會支持得下呢？

司退那黑離開海面，約一千零四十五個邁當，所以一年到頭，祇有春秋冬三季。我到這裏的第一天，是八月六日，別處正值盛夏。那天下午，忽然下起雨來，到了晚上，北風吹得窗子刮刮的響，第二天早起，推窗一望，四面的山，都蓋滿了雪。我趕快把我的箱子打開，將上海帶來的狐皮袍子，披在身上，我當時有兩句詩，「北風帶雪催人老，一夜青山盡白頭。」

我住的旅館，叫做司退那黑飯店，對面是車站，我的臥房，却

在後面。窗子正對伊蘭 Ilar 河。這條河裏的水，因為距離山頂不遠，所以流得非常的急。他們又在河的中流，築了幾所石灘，河水經過石灘，往下直瀉，彷彿像瀑布一般。司退那黑的旅館，本來也有十餘家，從前賣買是很好。譬如明年要來避暑，今年就得寫信預定房間，可是現在每家旅館，至多不過有兩三位客人。司退那黑的泉水，向來著名。村的東首，有一所很大的澡堂，現在却賣給人家去開鋸木廠了。

司推那黑四圍的山上，有極茂盛的松林。所以村裏房子，都是用木料蓋的，冬天生火，現在用的也是木柴。煤呢，價錢太貴，與

國人那裏買得起。

這一村居民的人數，約一千五百左右。村的東口，有教堂一所。奧國人民，都信奉天主教，尤其是Tyrol山中的人民，極端的虔誠。路旁到處是十字架，木刻的耶穌像，高高的釘在上面。鄉僻地方，還有極小的禮拜堂，裏面掛了許多聖像，沒有去過外國的人，見了這一類的建築物，必定以為是吾們中國南方的五聖堂。

吾有時在邨中散步，村人見了我，都說 *Gruss Gott*，是「向上帝請安」的意思。這一類的寒暄，却別有風味。

教堂的傍邊，便是村中的小學。還有平民圖書館一所，却在

一個雜貨舖子裏面。

南鐵落耳山中的酒，是很著名的。有一天，吾在一家咖啡店裏獨酌，一個我向來認識的村人，跑來同我招呼。我問他飲酒否？他搖搖頭，歎口氣，說道：

「自從意大利把南鐵落耳山中佔領以後，因為國外滙兌漲落的原因，我們現在的酒，比從前至少貴了數十倍，那裏再有錢去買酒吃？」你想，鐵落耳山中的人，連自己釀的酒，也喝不起。吾真替他們可憐，又替他們可惜……

吾在這裏，每天除了吃飯睡覺以外，就是爬山越嶺，不知不

覺的，過了兩個星期，有時看看英絲白羅克出版的日報，有時同車站上的車務總管，討論些國家大事。但是說來說去，他總說「我們奧國人，現在走的路，是山窮水盡了。」

明天吾要到維也納去了，那裏的居民，向來是抱樂天主義的男子呢？祇知道「醉酒婦人。」女子呢？跳舞，電影，巴黎化裝品。別的事情，都可放在腦後，確有「商女不知亡國恨，隔江猶唱後庭花」的態度……但願如此，我的愁城消夏錄，也就此可以結束了。

一九二一，八，十四。

英絲勃羅克

七〇

## 石爾子堡

我去年上歐洲去，除了幾冊書籍以外，還帶了一柄在上海先施公司買的愛國紙傘。今春在意國南方的時候，風和日暖，始終沒有用過一次。可是一到奧國，這柄紙傘，就交起好運來了。

奧國石爾子堡 Salzburg，是著名下雨的地方。我到的第一天，就逢了一場傾盆大雨，衣履盡濕，所以每次出外，總有戒心，那柄雨傘，也就成了我形影不離的好伴侶。

一天，我從一家照相館門前走過，忽然聽見背後有人在那

裏狂笑，回頭一看，原來是一羣十六七歲的女孩子，立在店門口，指手畫腳的，對著我的傘癡笑。

我想，這羣女子的常識，未免太缺乏了，光景連中國的雨傘，也沒有見過。

歇了片刻，我回旅館去午餐，侍者來說，外面有三個女孩請見，我當時聽了很奇怪，因為我是第一次到石爾子堡，半個朋友都沒有。下樓一看，原來就是剛纔站在照相館門前的幾個女孩子。

「請先生原諒，我們是照相館裏的夥計，剛纔看見先生手



中所持的紙傘，確是希世之寶，不知先生肯借給我們一用否？半小時內，一准可以奉趙。」

那一天下午四點鐘的時候，我又出去散步，途中遇見了一羣小學生。

他們剛散了學出來，可是瞧見了我的傘以後，好像受了催眠一般，就緊緊的在我後面跟著。我立住，他們也立住，我跑過橋，他們也跟著過橋。一個飄零海外，無羈無束的旅客，一煞那間，竟變成了小學教員，領著一班學生，在郊外旅行，那我真有些不耐煩了。

好容易，僱了一輛汽車回家，上車的時候，那一羣孩子，還不住的拍手狂笑，恐怕也有些戀戀不捨的意思罷。

第二天早晨，又來了一位古玩鋪的掌櫃。說：「聽說你老人家，從中國帶了一柄傘來。」我連忙回答說：「傘是不出賣的。」他說：「這倒不妨，我是來長些見識的。」我一方面佩服他好學不倦的精神，一方面便把那柄傘給他瞧。他看了又看，嘴裏還問長問短，真有些愛不釋手的樣子。

那天下午，我從歌爾白倫 Hilbrunn 宮中，看了水戲回來，那時已近黃昏，一個彪形大漢，在後面鬼鬼祟祟的跟著。奧國近來

經濟破產，盜賊充斥，恰好那天我手上又帶了一只很大的鑽戒，不禁有些胆寒起來，就三脚兩步的，跑回旅館。晚餐時候，侍者遞上一張名片，上刻 Heinrich Georg 幾個字。

紀亞葛先生，是弗郎克福大劇場著名的伶人，這一次，他到石爾子堡來，是應賴因哈脫 Reinhardt 之請，來演 Jedermann 一劇的。但我向來不認識他，何以忽然來拜我？

出去一看，正是剛纔那個彪形大漢。他不等我開口，就說道：「先生，恕我冒昧，剛纔在路上，看見了先生的傘，真是光怪陸離，就不知不覺的跟了來。我一打聽，知道先生也是酷好藝術

的人，不識肯與我締交否？」

紀亞葛先生，不但是位名伶，而且對於近代戲劇的改善，頗有獨到的見解，我很佩服他的議論。有一天，他忽然說道：

「我想今天晚上，向你借那柄傘來一用。」

那一天，可不下雨，我說：

「傘是借給你，可是你得同我說明借傘的緣故。」

「我今天晚上，在戲園裏請客，想把你的傘，張開了，放在包

廂上面……」

## 蒲達配司脫

蒲達配司脫 Budapest 是匈加利的都城，大戰以前，繁榮富庶，也是歐洲數一數二的都會。蒲達配司脫一字，分析起來，蒲達是佛，配司脫是瘟疫，所以有人說，蒲達配司脫城之繁榮，是菩薩與瘟神合作之結果！

自從德奧戰敗以後，匈加利因爲與奧國有連帶的關係，逃不了割地喪師的慘禍。大戰以後，匈加利的版圖，日蹙一日，可是匈加利的人口，却依然天天在那裏增加。不但如此，匈加利的僑

民，聽說祖國命運危迫，有許多搬回匈京去住，實行他們「臥薪嘗膽」的計畫。還有戰前，在中歐及巴爾幹半島各國的匈人，大戰時回國從戎，等到戰事終了，有的是因為財產已經為敵人沒收，有的是因為國際上的關係，那一邊政府不許他們回去……還有許多外國人，因為克隆價錢便宜，趁此機會，樂得到匈京來游歷一下，我便是其中之一分子……以上這些人，都擠在蒲達配司脫城中。所有上中下三等旅館，被他們擠了一個沒不通風……旅館呢，不消說得，一定是利市十倍了。

所以我未動身到匈加利去的前幾天，就打電報給我朋友，

託他在紅加利亞旅館，預定一個房間。紅加利亞，是匈京第一著名旅館，面臨多腦河，推窗遠眺，全河風景，盡在目中。可是我到匈京的那一天，我的朋友，在船埠守候，說道：

「我接了你的電報以後，就跑到紅加利亞旅館，據他們說，三個月以後，才有一間小房間，可以讓出。我曉得事情糟了，就趕緊到別處去，整整的跑了三天，好不容易被我在皇家旅館找著了一間，我趕緊孝敬了那門房先生八十個克隆，那件事才算運動成功。」

皇家旅館，也是一個很大的旅館，陳設也很精緻。我當時十

分滿意，謝了我的朋友。

那一天我可疲乏極了。到旅館以後，息燈便睡，……一回兒忽又醒了，覺得枕邊有物，蠕蠕在那裏動著，說聲不好，這一定是臭蟲了。（我數年前，在津浦車中，被臭蟲咬了一夜，害我鬧了一場大病，所以至今，還有些談虎色變。）趕緊開了電燈一看，枕套，褥單，絨毯上的空隙，都被臭蟲佔去了，牆上呢，爬來爬去，恍惚像螞蟻搬家一般。

我當時又氣又急，拚命的捺鈴，那個值夜的侍者來了，我說：「你們經理在那裏？快請他來。」



那侍者一時也摸不著頭腦，以為一定有緊要事件發生，或者我的護照，被人家偷去了。（那時候的護照，比生命還要寶貴。）一連答應了幾個是字，退了出去。歇了一刻，那位經理先生來了。我暴跳如雷的說道：

「先生，我不是第一次上蒲達配司脫來。」我一面指我的牀鋪，「你瞧，這是什麼東西……在那裏爬？在紐約，巴黎四五等的旅館裏，才能發現這一類的動物。你們皇家旅館，也算是此間數一數二的旅館，現在居然變成了他們的巢穴……」那位經理先生，不等我說完，就搶著說道：

「先生，請你息怒，你是剛來此地，或者對於敝國政治的變遷，沒有十分留意。敝國今年三四月間，在貢伯拉 *Bela Kuhn* 氏過激政府統治之下，凡是大旅館，悉數公開。所以那兩個月裏，敝館的主顧，百分之九十九，爲農工兩界的人物。這一種動物，就是他們帶來給我們作紀念品的。直等到貢氏的政府推翻以後，我們才盡力去殲絕這種可怕的動物，可是他們已經根深蒂固了。我們雖天天澆些殺蟲消毒藥水，却還沒有發生十分效力。我們對於先生，固然十分抱歉，但要請先生原諒，因爲這是政治變遷的結果，我們是絕對無從爲力的。」他一面說，一面按鈴，呼侍者說：

「你趕緊把先生的牀鋪整理一下。」

「我以為是什麼大事，原來是幾個臭蟲，也值得這樣大驚小怪。」侍者在那裏嘖哩咕嚕地說。

一九二一，八，十九。

清遠配司脫

八四

## 日內瓦 (一)

我第一年在瑞士日內瓦大學讀書的時候，最感到痛苦的，便是每逢休息日子，往郊外散步，有時走過一個村落，裏面忽然竄出幾條狗來，向我不住的亂叫。

說到狗，全世界除了中國——尤其是青島——和土耳其以外，次多數便要算法國都羅士城了。瑞士的狗，本來不多，所以——村犬亂吠，倒也罷了，可是接著便來了四五個小孩子。那羣小孩，越聚越多，起初遠遠地站著，指手畫腳，有時扮一個鬼臉，口

裏不住的喊道：

「你們快來看中國人！」

一頭喊，一頭便跟在後邊走，唱道：

「請請請！中國人，到東京……」（據說是法兵在安南唱的行軍歌。）最近第十五期「論語」載有倫敦竹枝詞：

『一隊兒童拍手嬉，高呼「請請萊尼斯。」童謠自古皆天意，要「請」天兵靖島夷。』（原註：英人呼中國人曰「萊尼斯」，凡中國人上街，遇一羣小兒，必皆拍掌高唱曰：「請請萊尼斯」，不知其何謂也。）

倫敦竹枝詞，是一八八八年出版的，作者亦有同樣的經驗

和感慨，可以證明我道不孤了。

村犬亂吠，恨極的時候，便高揚手杖，怒極的時候，可以在崎嶇不平的道路上，拾幾塊石子擲過去，說不定，狗也會見你怕。但對於這羣小孩，你可不能亂擲石子，人命關天，不是兒戲。

設身處地，請問你到了那時，有何辦法？

我從小就不迷信的，到了那個時候，纔知道「因果報應，輪迴不爽。」因為我記起來了，十二三歲時，我有一位外國小朋友，他是匈加利人，每逢星期日，我們兩人便乘火車到蘇州，先赴留園「畢克尼克」以後便騎驢或馬，往郊外虎邱一帶閒逛。碰巧

有一次，遇到了許多鄉下小孩，遠遠地跟著，大聲喊道：

「你們快來看洋鬼子！」

我的朋友，到了那時，真有些左又不是，右又不是，啼笑皆非的窘態。我呢，一方面覺得他可憐，一方面是愛莫能助。忽——也不知何故——又想起「非我族類，其心必異」的一句話來。……現在這一類的事情，却輪到我自己身上來了，我的匈加利小友，如果和我在一起，他又不知作何感想？

我當時穿的是西裝。回想中國人拖著辮子的時候，當然更容易惹人注目，更爲難堪。可是辮子去了，中國人却依舊是中國



人。在歐洲各國，外國人見了我們，總當作動物院中的猩猩狒狒和南非洲斑馬一般的看待，這究竟是什麼緣故？

有的說，中國人穿了西裝，沐猴而冠，太不自然了，所以……有的以為中國人同日本人一樣，身材矮小，臉色薑黃，滿臉的病容，所以容易使人注意。我却以為最大的原因，是中國人和西洋人面部上五官的位置，太相懸殊了。記得我有一位姑母，那老太太向來不大出門，有一天，我忽然問她對於西洋婦人的容貌，有何批評？她說：

「外國人麼？他們面孔，沒有一個，不像一只叭兒狗！」

西洋人隆準平顴，黃髯碧眼，中國人呢，額角平削，鼻子是又低又塌，兩顴突出，脣高於鼻。現在美醜姑置不論，我們中國人的五官位置，和歐洲人平日所習見的，相差太遠，有時竟背道而馳，如何不惹人注目呢？況且中國人，到歐洲去的，比較到美國去的少，少見多怪，事理之常，尤其是小孩，好奇心更重，他們斷不肯輕易放過我們！

在西洋人的心目中，他們既以為白色人種，是天之驕子，當然以東方人為奇醜。但是美醜的標準，多從習慣，心理，環境種種方面而來。譬如我初到歐洲時候，男子不必說，女子不是夜叉轉

世，便是無鹽復生，但是這種觀念，後來却也漸漸的改變了。……

在我住的公寓中，有一位德國青年，是在非洲生長的。但我們同學，每次譚到女人的時候，他便露出鄙夷不屑的狀態，顧而言他。我們問他爲什麼不喜歡女人，是否傷心人別有懷抱？他說道：

「非也，我對於白種女人，根本就看不出什麼好處來。吾在非洲住得久了，覺得世界除了黑女以外，決不會有第二個美婦人。」

還有一個更好的證據，便是蕭伯訥，他也在非洲逗留過，在

他黑女尋神記裏頭，寫著：

「那黑女可真美，她的皮膚，和黑緞一般的光潤，白種女人，站在她旁邊，相形之下，簡直同死灰一樣。」

從面部上五官位置不同的問題，我又聯想到一件事。

*Graine de Beauté* 譯起來，說得好聽一點，便是「美點」其實就是中國人的痣。

可是我們中國女人，向來以痣為贅疣的，所以面上如果有痣，一定非把他點去不可。據我所知，當然也有不能點去的痣，如「二龍搶珠」等等，但這不過江湖術士的胡言亂說罷了。歐

洲婦人，在一個固定時代，却以痣爲至寶。無論在左頰，在右頰，眉際，脣旁，——大概距今十四五年前，巴黎社會的明星面上，必定有一顆痣！

但是美人面上不能人人都有痣呀？——況且科學界當時似乎還沒有想到發明一種生痣藥品之必要！

結果，因時勢的需要，人造痣使應運而生了。人造的痣，一樣是在面部上出現，黏在面上，和天然痣沒有絲毫分別。

況且天然痣老是生在一塊地方，絕對不能移動。現在世界上的人，大半是喜新厭舊，日子多了，難免司空見慣。人造痣却可

隨意遷移，今日要他生在左頰，明日就可搬到右頰，多麼便利！可是我當年却吃了人造痣搬場的虧！要曉得我在歐洲讀書的時候，十分天真爛漫，腦筋裏空空洞洞，什麼都沒有，那裏曉得世界上會有人造痣一類的東西呢？

恰好有一天公寓中來了一位新從巴黎來的女子，徐娘丰韻，裝束入時，而最惹人注意的，是她左頰上一顆黑而且大的痣。我是始終不以痣為美觀的，所以當時却很替她可惜。

但是第二天午餐的時候，她的黑痣，忽然不見了。我心裏想，這樣大的痣，點去的時候，一定很痛。

過了兩天，在她的右頰上，忽然又發現了兩顆痣。我心裏想這婦人的血管，一定有病，否則不到幾天，那裏便會生出許多痣來？

那一天晚餐的時候，她右頰上的兩顆痣，忽然又不見了，可是那左頰上，眉梢上，同時又生出兩顆痣來。我當時便自言自語道：「我不是眼花了麼？昨天明明見她的兩顆痣是在右頰上的，怎麼今天忽然又會移到左頰上呢？我忍不住，便問道：

「你是不是頰上有兩顆痣麼？」

「是的。」

「這兩顆痣，究竟是生在左頰上呢，還是生在右頰上？因為？」

.....

我話尚未說完，她就撲刺的一聲，笑了出來，同桌的人，有幾位，笑得連嘴都合不攏來！

祇有我一個人在那裏發楞！

一九二一，六，廿四。



## 日內瓦

(二)

我到了瑞士以後，便想上德國去遊歷，却苦於語言隔闕，於是乎登報徵求，以「四不相」的英文，交換德文。大學生都是窮小子，那裏有錢來請教員。

徵求的結果，居然來了一位德國人，是美國 Walk Over 皮鞋公司的副經理。人極和藹可親，他的常識方面，也還過得去。吾們相處久了，漸成爲莫逆之交。但大戰發生以後，他即被調赴前線，不到數月，死耗傳來，我還替他灑了幾點同情之淚呢。

他每晚，手裏挾了一個小包來上課，風雨無間，那包裹既不是書籍，又非食品，久而久之，我實在忍不住了，問他裏面究竟是什麼。他笑容滿面的答道：

「裏面是一雙跳舞鞋子。」

一雙跳舞鞋子，值得如此大驚小怪，這是我當時聽了他這一句話的感想。

但他繼續不斷的說，跳舞和社交健康種種的關係及好處，以及他個人對於跳舞的興趣。寫到這裏，我忽然想起一件事來，可以證明跳舞與健康，確有重大的影響。近來我因為羸弱多病，

就有人勸我學太極拳。那教師開宗明義幾句話，便是：

「學習太極拳不難，可是像你這樣身體，「回身蹬腳」那一套，恐怕有些費力罷。」

他的推測，豈知竟大謬不然，「蹬腳」一套玩意兒，我不到二三次，便完全學會了，而且舉足的時候，又輕又捷，又平又穩。那教師不覺奇怪起來，我於是便告訴他：

「我差不多跳了二十年的舞，對於兩足，自信比較我身體上任何部分來得有把握。」

所以現在我的教師，也成了跳舞信徒，逢人便說跳舞的好

處。李石曾先生既然請菩薩來坐飛機，太極拳師兼授跳舞，那又何妨？

經我那位德國朋友屢次游說的結果，我便託他介紹，進了跳舞學校。可憐我當時既不懂音樂，法語又操得不純熟，上課的時候，祇知道亂撞亂踢，每晚總有幾次，踹着人家的足背，左陪小心，右陪不是，尤其使我難堪的，是那幾位女同學，都覺得我有些面目可憎，語言無味。我去請他們跳舞時，他們都露出愛理不理，「退避三舍」的神氣。況且在一九一二年的那一年，舊式的華爾茲舞，還是流行，「風流寡婦」「電影皇后」那一類的調兒，

家弦戶誦。舊式華爾茲舞和新式的是大不相同，舊式的講究轉身的時候，如何可以圓而且快，結果，跳不到兩三分鐘，便覺眼前烏黑，地覆天翻，支持不住了。咳，我當時學習跳舞的苦處，真是罄竹難書，何曾絲毫感覺到那德國朋友所說的興趣呢？

而且當時我對於跳舞，根本就有些懷疑。歐美物質文明的表示，很有許多自相矛盾的地方，跳舞就是一例。譬如今天你在馬路上，和妻子一同散步，忽然走過一個人來，把你妻子擁在懷裏，你一定勃然大怒，非請他到警察所去坐一下不可。甚而至於提起訴訟，最低的程度，也得賞他一下耳光。但是何以到了跳舞

會裏，你就肯和顏悅色，讓一個素昧生平的男子，同你妻子，摟抱在一起，……有時還要待他同恩人一般，……

況且，這不但是矛盾，吾們耳鼓裏，平白地聽到了一種音調，便立起來，三脚兩步，拚命的跑，跑得渾身是汗，上氣不接下氣，「採得百花成蜜後，爲誰辛苦爲誰甜？」細細想來，豈不可發一笑？

每年九月，歐洲跳舞會便開場了，正二兩個月，是最熱鬧的時期，尼斯的Carnaval和密興的Fasching，都在那時舉行。可是一到三四月裏，人們跳舞的興致，便漸漸淡起來了。夏天是簡直沒有人去過問。實際上，歐洲夏季，天氣並不算熱。吾記得在瑞士，最熱

的天氣，也不過同上海端午時節相仿，在華氏八十度左右，儘管可以跳舞，但他們却覺得非到深山或海濱去避暑不可，這便是歐洲和美國不同的地方。一九一六年的夏天，我從巴黎到紐約，室中寒暑表，大概在九十五六度以上，但是各大跳舞場中，却都擁擠不堪。我看他們面紅耳赤，一頭揮汗，一頭却不住的跳。音樂停止後，便在電風扇下，拚命的吃冰淇淋，吃完了又起來亂跳一陣……這種心理，至今我還百思而不得其解。

歐洲跳舞會，約在晚上十時開場，一直可以跳到天明，而不知東方之既白。但我却無論如何，終是不「終席而去」在當時

並非爲「健康」兩個字着想。你想，到了晨鷄報曉的時候，婦人面上的粉，早已被汗浸透，宛如牆上白堊受了潮，起了化學作用一般，蛾眉上描的青炭，有時竟會淌下來，淋漓盡致。唇上胭脂，也不知被誰吃去了？一陣香風過處，帶着狐騷味兒。絕世美人，都成了夜叉。音樂也斷斷續續的，好像垂死的人，在那里嘆氣一般，這未免太殺風景了。此時不走，更待何時？

一九一三年，跳舞界上起了一個大大的革命。唐戈舞 Tango 從南美洲阿真庭國，輸入巴黎。從音樂步伐各方面看起來，是由簡略而趨向複雜，確乎是進步，說得好聽些，便是「進化。」但是



「進化」兩個字，總難免帶些革命的色彩，所以當時一般頑固的哲學家和文學家，對於唐戈舞，都取一種鳴鼓而攻之的態度。我記得有幾位巴黎大學教授，在報紙上紛紛發表批評唐戈的論文。還有人說：「唐戈舞彷彿像彗星一般。」「山雨欲來風滿樓」果然不到幾時，歐戰便開端了。「國家將亡，必有妖孽」你說可怕呢不可怕？

反對唐戈最大的理由，就是歐洲各國，向以文化先鋒自命，這一次，忽然從一個新興國家，輸入了一種交際舞，全歐都會，所向披靡，如不設法抵制，如何能再執文化之牛耳？況且和唐戈一

起輸入的，還有巴西的麥克細斯 *Maxixe Brasileira* 舞。他的成績，雖較唐戈，略為遜色，却也能獨樹一幟。最滑稽的，在一九一四年間，有一種舞，據說是發源於我們的老大帝國，名字叫做 *Tatoo*。（恐怕是大韶的譯音罷哈哈。）

唐戈舞受了歐戰的打擊，便一蹶不振，取而代之的却是吉士舞開始的時候，反對之激烈，也不下於唐戈，因為吉士舞，是黑人的創作品。在歐美人的眼中看來，唐戈雖然未免「用夷變夏」，究竟沒有種族的色彩，現在黑人居然向白人宣戰，實行文化侵略的政策，豈非大逆不道？

然而直到現在，笑罵由他笑罵，吉士舞始終爲人所歡迎。其成功的原因，却也複雜，至少有下列數種。第一，吉士舞的時代性很重。大概交際舞，如華爾茲，唐戈等等，雖然是韻節悠揚，「文勝於質」，但終覺有些萎靡不振的狀態。吉士舞却有鑼有鼓的，確是刺激神經唯一的妙劑。第二，吉士舞是以音樂爲後盾的，所以不但舞蹈一方面，即原有音樂一方面，也大受其打擊，雙管齊下，較易得手。第三，吉士舞是北美合衆國的出品。美國自從大戰以後，一躍而爲全世界最富庶的國家，他的一顰一笑，人家見了，當然是爭先恐後的來摹倣，那末吉士今日之成功，畢竟是世人拜

日 内 瓦

金主義的結果。

一〇八

一九三二，七，廿九。

## 北平

我家住北平的時候，最怕是鄰居死了人。

「先有鄰，後有親，」鄰居死了人，應當有一種同情的表示，但何必怕呢？

「那你的胆可真不大，」朋友帶着譏諷口吻說：「況且你是科學信徒，什麼會怕起鬼來呢？即使有鬼那，鬼也不見得一定會跑進你的院子裏去。」

鬼我倒不怕，怕的是晚上不能睡覺。

中國人向來是喜歡熱鬧，人死了，是一個絕好的題目，那還了得！我們江浙數省，冬夏都用蚊帳，病人斷氣以後，先得把蚊帳捲起，然後闔家放聲大哭，哭不出的，便乾號一下，或者蹬腳，那都行。如果不哭不嚷，便算不吉利，不吉利到如何程度，連我也說不出來。

北平呢，人還沒有嚔氣，吹鼓手却早有相當接洽，在病人家裏等着，甚而至於三天五天。斷氣以後，一方面家人呼天搶地，大哭大嚷，一方面音樂隊便正式工作，大吹大擂，把死人送出大門，向西方路上走去，纔算了事。

我北平的家，在老虎洞內，北京大學附近。鄰居大半是旗人。我的房東，本是「天潢貴胄」，他老太太歸天以後，接連誦了四十九天的經，逢七逢三，打了無數夜的鼓。我當時正患神經衰弱，起初還能忍耐，到後來，可實在沒法支持，祇得搬進北京飯店去住了一個月，纔回家。

.....

說起北京飯店，外國人的旅館，都是冷清清的，生活枯寂得很。上海中國人開的旅館，那纔有勁呢。內中書場，跳舞場，遊戲場，色色俱全，無論夜半三更，你儘管可以叫條子，拉京胡，打麻雀，開

話匣子，何等自由！何等熱鬧！至於隔壁房裏，那位孤身隻影的旅客，明晨五時，便得起來趕上津浦特別快車，那時候却輾轉不能成眠，拚命的在那裏吞安眠藥片，活該，他自討沒趣，與我們有什麼相干！

日內瓦大學文科學長賓克劉先生 De Crino，二十年前，曾經到過中國。我問他對於我國的印象如何？他毫不遲疑的答道：「我覺得世界上無論那一國人，沒有像中國人那一般喜歡熱鬧。」

上文所說，我國人即使遇到喪事，也喜歡熱鬧，這是中了孔



孟的毒。儒家厚葬之風，至今未戢，既然有了數千年的歷史，那習慣便成自然了。

但是我所不明白的，就是無論你的哲學和人生觀，如何透澈，無論是上智下愚，「死」總是一件極可悲哀的事，是否用了一種極熱鬧的聲音，便可以來表示悲哀最高的限度？再說歐美人家中有了喪事，鴉雀無聲，萬籟俱寂，連金針跌在地上，也可以聽的出來。究竟還是靜寂，可以表示悲哀？還是「熱鬧」可以減少痛苦？

「白」事喜歡熱鬧，中國人矛盾的性格，似乎到了極點，然

而還可以推在宗教身上。那末紅事呢？何以新嫁娘上轎的時候，必定要如喪考妣的大哭一場呢？

我以為中國人之喜歡熱鬧，根本是一種虛榮心的表現。新娘上轎大哭，無非說：「我是一位千嬌百美的女子，所以現在人家娶我去做媳婦了。」喪事也可作如是觀，誦四十九天的經，上海南京路上的大出喪，無非表示排場闊綽而已。

還有一件可以證明，就是客人弔孝，行禮的時候，孝堂中必定有人放聲大哭，哭聲是愈高愈妙。如果喪事人家，家裏的人不會乾號，親戚中的老媽子，也可以來代哭幾聲，喚幾聲親爺親娘，

算不了什麼一會事。

尋常歐美宴會，除了普通談話以外，高聲朗語，也在禁止之例，所以連盆子刀叉，也不許放出一些聲音來。中國呢，酒席上叫條子，是例有的酬酢。叫條子的結果，是唱曲，接着是猜拳，行令，耳根簡直沒有一分鐘清靜的時候，這無非是告訴人家，你在那裏請客罷了！

不但如此，菜館的夥計——尤其是中下等的菜館——偏會湊趣，你點了菜，他偏不肯靜悄悄地下樓交給廚房，却站在扶梯旁邊，逼緊着喉嚨，把你所點的菜，背三字經百家姓似的，一齊

都念出來，你想高興呢不高興？

那廚子却也知趣，在你點的菜煮好了以後，他不住的拿了鐵杓，盈天響的敲着鍋子，無非說「我們菜館的買賣真好。」

付帳的時候，那堂倌又走近扶梯去報帳，彷彿說「你們看，這闊大爺，用了那麼些錢，又給了我們許多小帳。」

賠罪本是極普通的事，何以一定要放鞭炮，表面上是被除不祥，實際上還是「是不是？我到底沒有錯，這小子得罪了我，始終不會佔便宜的。」一套話。

何以外國人賭錢用的是紙牌？  
中國人的麻雀牌，却是竹的

或象牙的呢？因為賭錢的時候，不但輸贏要緊，使人家知道你在那裏打牌，是尤其要緊！

「喜歡熱鬧，」中國人以為是一種最好的廣告方式。這幾年，幸虧有了無線電話，否則你走過上海南京路一帶，每家舖子門口，總有一堆音樂隊，在那裏吹什麼「毛毛雨，」「行軍歌」一類的東西來吸引顧客。

每個票子攤門口，必有一只話匣子。

一二年來，因為汽車和無線電話發達的緣故，歐美都市，如紐約等城，有一種「禁止聲浪」的運動，因為聲音最易刺激神

經，於人類健康，大有妨礙，故須設法減低或禁止之。如果有人到中國來提倡這一種運動，不知我們對之，有何感想？

一九三三，三，十一。

## 杭州 (一)

十年前的西湖，完全是鬼的世界，什麼岳王墳咧，蘇小墓咧，牛皋塚咧，英雄美人，夕陽青塚，祇能引起騷人墨客的感慨罷了。現在呢，總算是個過渡時代，也是個人鬼交戰時代。然而湖中幾隻汽油船的摩托，哈同別墅的電氣引擎，還算不了什麼，將來湖濱公路完成以後，汽車上的喇叭，一定是波波的終宵不止，擾亂人家的好夢，說不定南北高峯上面，飛來幾隻飛機，刷刷作響。到了那個時期，纔是機械戰勝人工的時代，吾們或者不致再與鬼

爲隣了。

我生平所見的湖，美國與坎拿大邊界的五個大湖，是和大海簡直沒有什麼區別。講到五湖的風景，除了尼埃葛拉的大瀑布，誰都認爲世界第一奇觀以外，波濤起伏，渺無邊岸，那還有什麼意思？

歐洲最著名的湖，當然是蘇格蘭的幾條湖，以及意大利北方的康暮湖 Lago di Como 等等。瑞士國的湖也很多，除了瑞立虛湖 Lac de Zurich 等大湖以外，還有日內瓦湖，Lac de Geneve 因羅馬人喚他做 Lacus Lemanus，所以又名蘭芒湖 Lac Leman。



蘭芒湖是七十二幾羅邁當長，十三幾羅邁當寬。冬季因爲漫天大霧的關係，往往伸手不見五指，偶爾日出霧消，也只有幾只水鴨，在水面上浮著罷了。

可是到了夏季，却熱鬧非常，帆船，小艇，渡船，汽油船，往來如梭，絡繹不絕。還有日內瓦輪船公司的幾條船，每日自湖南開往湖北，七八小時，可以來回。船上備有音樂隊，歡迎乘客跳舞。

我旅居日內瓦的時候，往往到了夜半，雇了一只雙櫓小艇，搖到湖邊大樹下去睡覺。岸上柯賽耳 Kuisel 遊戲場中的燈光，直映湖底，和水晶宮殿一般。滿天星斗之下，朦朧中對著時明時

滅的燈塔，吸幾口淡巴菰，不知東方之既白。

蘭芒湖的東岸，有一所公園，是屬於活水區的 *Faux Vives* 故名活水公園。園中雖無北平中央公園的帝皇氣象，有的是百年老樹。園的中央，有一家咖啡館，面前却是一方數百來丈見方的草地。有時夕陽西下，我便忙裏偷閒，上那裏去啜茗，從濃密的蔭中，望到湖心。幾點帆影，被風吹的起落不定，還有日內瓦輪船樹公司的幾條大船，也在那個時候，滿載游人而歸。船上已經有了燈火，却好那一邊，裹拉 *Le Jura* 山頭的紅日，也有些戀戀不捨，不肯下去的光景。而公園中的音樂隊，在園西的小亭中，播弄

那司脫勞夫司氏的散樂嫗曲 Salome.....

我今日迴憶到那時的情景，歷歷如在目前，不禁起了無窮的感想。我的朋友，向我說道：「如果你在那時，身傍還有一位絕色女子，不住的持觥勸飲，一口一口的吸著埃及麝香烟捲，向你面上噴過來，那你又將如何？」

.....

杭州有許多省議員，正在那裏同康聖人過不去，因為他毀滅了「蕉石鳴琴」的古跡。古跡究應保存與否，這一類問題，倒很有討論的價值。

古蹟應當保存，向來是沒有異議的。直到意大利未來派的學說出現以後，世人纔懷疑起來，而有毀滅古跡的提議。據未來派信徒的意見，威尼斯及羅馬所有的建築物，應該都付之一炬。一天，未來派首領馬尼蘭蒂先生 Marinetti在巴黎一所會場中演說：「你們應該立刻把路佛 Le Louvre美術院中所陳列的全都毀了。」你想，巴黎的民衆，聽了這句話，當然不肯罷休，結果，打得不亦樂乎而散。

未來派的學說，雖然是矯枉過正，但是對症下藥，在他們也有說不出的苦衷。未來派的發祥地，是意大利。意大利年來就不

曉得吃了歷史多少的虧。意國人的腦筋，對於新潮流，是格格不入，正因為他們太傾向於「古物」方面了。他們不見則已，一見了密蘭城中的杜馬（Duomo）以及威尼斯的聖馬克教堂，所有各種思想，都被那一類「千年不死」的老怪物，吸收去了……

中國人對於古物，却太不曉得愛護了，其中原因，也極複雜。有的說，因為國家主義太不發達，有的說，國人缺乏審美觀念，有的說，國人經濟力量不充足。譬如意大利政府每年至少用二百餘萬里耳（這是大戰以前的數目，現在恐怕要加到二千萬了，）去修理密蘭的杜馬。

吾們在中國，對於保存古跡，無論如何困難，應當竭力提倡。可是我對於保存西湖上的古跡——我並不是來袒護康聖人——有些懷疑。西湖十景，不是都帶些君主臭味麼？幾張御碑，如「柳浪聞鶯」，「曲院風荷」都是空空洞洞，騙人的東西，有何希罕……？

一九一一，九，十四。

## 杭州 (二)

「上有天堂，下有蘇杭。」從這句話看起來，蘇州和杭州人的生活。一定是十二分的舒服。

可是這一次，我從杭州回來。得到的印象，至少是有一部分人，在杭州不但不能過舒服日子，而且簡直是在地獄裏面。

這一部分人是誰呢，便是到杭州去遊歷而住在杭州各大旅館中的遊客。

白天呢，倒也平平穩穩的過去，同普通人沒有多大分別，他

們也許逛虎跑寺，入黃龍洞。泛舟西子湖中，看不盡山光水色……  
：可是一到晚上，夜闌人靜的時候，惡魔便追蹤睡魔而來了。

「惡魔是誰？」有人問：「是不是臭蟲？」

.....

據最近調查，杭州的私娼，至少有三千多戶。

「住了。這三千多戶的私娼，難道個個都是紅粉骷髏，天魔惡煞麼？那還了得！」

咳，這些可憐蟲，那裏有做天魔惡煞的資格。她們不過是天魔惡煞的走狗——工具——和傀儡罷了。



以下便是我朋友李某告訴我的：

『前晚我和內人坐滬杭夜車赴杭，到杭以後，就在旗下某大旅館內，開了一個房間。

鐘鳴十下，我們正想脫衣睡覺，忽聽得門外一陣皮鞋聲。

「快開門！」

我開門一看，原來是五六個武裝巡警。其中有一個，不曉得臂上或者肩上多了幾條已經起了烏光的金線，算是個巡官，睜着眼，向我問道：

「那一位是誰？」

「是內人。」

「跟我來。」

於是我跟著那巡官，走到外邊一間小屋子裏去。

我這裏要補充一句話，我的妻子，雖不是續絃，因為我當時抱定男子三十而娶，女子二十而嫁的宗旨，所以她比我年紀輕了十歲，而且她的相貌，也還不差。（這一次，可是文章別人的好，老婆自己的好了，哈哈！）我呢，又格外生得老蒼，所以人家常常容易誤以為會，我們兩人不是正式的夫婦。

「你那位妻子，是幾時娶的？」

「已經有五個年頭了。」

「有沒有兒子？」

「沒有。」

「什麼還沒有兒子呢？」

「？」

「你今年幾歲了？」

「三十五歲。」

「你幾歲上娶親的？」

「三十歲。」

巡官覺得我的「口供」很老練，「無懈可擊」正有些失望了，忽然又說道：

「你老實說，她是不是你的姨太太？」

「我向來是反對納妾的。」

回到房裏，妻子向我抱怨不已。我纔知道她也經過一番同樣的「優待」，幸虧我們沒有絲毫破綻。

「現在我們可以高枕無憂了，睡罷。」我說：

「快開門！」

茶房的聲音：「這裏剛纔已經查過了。」

「不相干，快開門！」

我祇好睡眼朦朧的再披了衣服來開門。眼看着，又進來了五六個武裝巡警，如法泡製的把我們審問了一番！

不覺鐘鳴二下了。

經過此次風浪以後，我們兩人，便和衣而睡。果然第三次又來了，接連着第四次——第五次，等到第五次巡警出去以後，窗上漸漸的透出白光，鷄鳴不已，遠寺的鐘聲，曉風吹着，不斷的送進耳鼓裏來——我向妻子說：「我們還是上初陽台去看日出罷。」

……  
有人聽了我朋友的一番敘述，不覺喟然歎道：

「你比較的還是一個幸運兒，居然一毛不拔，被你混過去  
了。」

錢是小事……但是我始終以為住在杭州旅館中的旅客，  
夜間檢直是在地獄裏面過日子。你想連眼睛也不許你閉一下，  
那種侵犯個人自由的舉動，真所謂無微不至。祇有吾們中國人，  
肯受這種氣。

我同時還有以下幾種的感想。(一)何以杭州的巡警，這樣

認真辦事？答：因為查到了私娼，便有罰款。（二）杭州每年旅客，何止千萬，何以無人起來反對？即不然，何以沒有人提議，把公娼制度恢復過來，尋花問柳的人，就可以堂而皇之的宿娼，再沒有人敢半夜來干涉了？但是要知道私娼如果絕跡，那筆巨大的罰款，便無形取消。有人說，公娼恢復了以後，便可以將花捐來抵補。但據吾所得的報告，花捐數目，那裏有罰款那麼多，——而且報銷起來，花捐是要涓滴歸公，罰款是可以隨隨便便。所以照現在情形看起來，即不高唱禁娼的口號，公娼也永久沒有再見天日的日子，這也就是旅客永沒有再見天日的日子。而私娼的數目，

却一天多如一天了。

又有人說，杭州市政當局，頭腦很清，思想很新，豈不知道遊客事業，直接有裨市政，間接可以發展工商業，譬如瑞士，全仗遊人立國，日本遊客業的收入，可以抵過海軍支出。並且前年年底，內政部因為華僑方面有人建議，曾行文到杭州市政府，令設遊客局。但是我們要知道，杭州市的警察，不隸屬於市政府的，遊客事業發達，那是市政府的好處，與別人有什麼相干？吾們不能因為市政府和地方上工商業有益處，便要叫杭州的巡警去喝西

北風！



又有人說，市政府方面提倡遊客事業，巡警方面拚命的和旅客過不去，這豈不是自殺政策麼？咳，自相矛盾之處，中國正多着呢，到處多有，杭州既非化外區域，安有例外？

但是談到例外，杭州本城就有——何以一班巡警從未光顧西泠旅行社及新新旅館呢？莫不是因為他們遠在裏西湖麼？非也。中國人祇要有錢可拿，南非洲猪仔都肯去幹，那一些路算什麼。實際上因為那兩個旅館內，有的是碧眼黃髯兒，罰款拿不到手，還是小事，反而引起國際交涉。中國人何等聰明，偷鷄不着，擲了一把米的事，是向來不幹的。

杭

州

一三八

一九三三，一，十五。



